濃淡夫妻情

慕秋

如是我見

「這個女人眞可憐」。近日在某報的專欄看到這句話。「這個女人」是前高官的太太。

專欄作者指該前高官不斷受緋聞纏擾，而此時他們夫妻手拖手面對公衆，是在有目的地展示一段關係，似有將老婆擺上枱，將婚姻淪爲助選工具之嫌。文章用到「可憐」這個詞，除了對當事者的同情外，也含有蔑視的成分，無論讀者怎樣理解，這句話對這位太太都是一種傷害。其實，他們夫妻的感情到底怎樣，外人又怎會知道？他們上有父母，下有兒女，也許，他們正經營着一個美滿的家庭；也許，眞的有問題發生……

說到感情這東西，到底有無濃淡之分？會不會好似紅顏般，遭受歲月的摧殘？看過多少專家的分析，聽過多少男人的直言，答案都差不多：男女間的激情僅可維持三年！用成龍的話說，他對林鳳嬌早已沒了愛情，他們之間現有的只是家人的感情。

那麼，從濃熱的愛戀之情轉變到家人間的親情，是感情的昇華呢？還是一種無奈？

錢鍾書將婚姻比喻爲「圍城」，外邊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想出去。但從楊絳的《我們仨》一書中，顯示他們夫妻感情融洽，錢鍾書並沒有從圍城中出走的意圖。

蔡瀾用「最萬惡的」來形容婚姻制度，不過，他轉頭又在讚自己的太太是一個好女人，也不見他要毀掉婚姻。

一位老教授，學問高深但節儉過度，連家中的日用品都要鎖起來，爲了節電，夜晚十一時準時熄燈，即使客人還未離開。他那高大的做護士的太太忍無可忍，常常脫下高跟鞋追着他打，又不斷哭鬧要離婚要回娘家去，但打過哭過，日子照過，不見怎樣。另一位老教授，平時與妻子相敬如賓，琴瑟和諧惹人艷羨。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著的兩本書大受歡迎，將以七十高齡調往北京某大學之際，卻同時與老伴辦了離婚手續。婚姻中的曲折離奇看之不絕言之不盡。婚姻裡的感受，婚姻裡的秘密，永遠只屬於當事人。當愛情的光熱褪去，我們會奇怪愛情的風兒原本是從哪裡來？又去了哪兒？

我家附近的歌和老街公園內，每天都有新人在那裡影婚紗照。此刻，每一位新娘都如公主般櫻唇粉頰、星眸美目，她們心中的愛就像她們手中的清涼百合，純潔完美，白璧無瑕。旁觀者，除了祝福還是祝福！

最後一本六人集

許定銘

醉書亭

繼《新雨集》、《新綠集》和《紅豆集》之後，阮朗、葉林豐、夏果、黃蒙田、辛文芷和張千帆等，出版了六人合集最後的一種——《南星集》（香港上海書局，一九六二）。

《南星集》中，談藝術的小輯較多：張千帆的《山居散記》談文房四寶，談畫藝欣賞、園林設計，也談他訪書、購書的書話。黃蒙田的《讀畫錄》，談畫家與畫，談木版水印，談書籍與美術；最有趣的，是把達芬奇創作《最後的晚餐》經過，用小說的形式表達出來。夏果的《藝苑小擷》則多是畫展的評介。佔了半數篇幅以上的畫事文章，水平相當高，唯一要從「雞蛋裡挑骨頭」的是：如果能以圖配文，則更能滿足讀者的貪婪。

畫事以外，我最喜歡的，是葉林豐的《香港叢談》，收他有關香港的文章二十二篇，有談香港史實的、掌故名勝的；張保仔、林則徐、琦善、黃恩彤等均見於筆下。葉靈鳳有關香港的專書有《香港風物志》、《香江舊事》、《張保仔的傳說和眞相》多種，本輯所收的是個精選集。辛文芷（羅孚）的《春城小集》是一組漫遊小品，寫他由北南下，經中州、黃河、長安、成都……等所見所聞，詩情畫意盡顯其中。阮朗的《欲傾東海洗乾坤》，則是以杜甫作主角，紀念他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而寫的小說。六人合集各有不同風格，可讀性高，可惜已成絕響！

滿洲里掠影

陳魯民

天南地北

滿洲里是我心儀已久的北方名城，八月盛夏，驕陽似火，我一路奔波，來到了這座美麗城市，頓覺心曠神怡，渾身疲勞一掃而光。

滿洲里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的腹地，東依興安嶺，南瀕呼倫湖，西鄰蒙古國，北接俄羅斯，是我國最大的沿邊陸路口岸。全市總面積七百三十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六萬，居住着蒙、漢、回、朝鮮、鄂溫克、鄂倫春、俄羅斯等二十多個民族，是一座獨領中俄蒙三國風情、中西文化交融的口岸城市，素有「東亞之窗」的美譽。

到了滿洲里，國門肯定是要看的。國門座落於滿洲里市區以西八公里處中俄兩國鐵路連接點中方一側，與蘇聯國門相對應。國門呈「門」字型，莊嚴偉岸。建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高十二點八米，寬二十四點四五米，上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紅色大字，頂部有瞭望廳。登高遠眺，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市的風貌盡收眼底。以前的國門曾經是俄方所立的雙頭鐵鳥的木樁，後來是木製的刻有「中蘇門」的拱形門，現在這個國門是第五代國門。國門北面一百米處就是著名的四十一號界碑，莊重、威嚴而神聖。每一位遊客來這裡都一定會站在這裡同界碑拍一張照片，作爲珍貴的紀念。

滿洲里俄羅斯套娃廣場也是一個亮點。這是全國唯一的以俄羅斯傳統工藝品——套娃爲主題的旅遊休閒娛樂廣場，面積六萬平方米，主體建築是一個高三十米的大套娃，建築面積三千二百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主體套娃內部爲俄式餐廳和演藝大廳。套娃外部彩繪由代表着中俄蒙三國的美麗女孩組成，主體套娃周圍有八個功能性套娃、二百個代表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小套娃和三十個色彩繽紛的俄羅斯復活節彩蛋。在廣場音樂噴泉的周圍還有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十二生肖和西方占星文化的十二星座。夜色中，在近千盞彩燈的映射下，廣場上流光溢彩，彷彿是一個五彩繽紛的童話世界。

晚飯後，我在滿洲里的街上閒逛，有一種到了異國的感覺，因爲到處都是俄國人、俄國車，所有商店的匾牌都標有俄文，商店門口招徠顧客的廣告錄音都是俄語，店裡的服務員、售貨員都會講俄語，街上貼的招工廣告，其中有一條要求就是會俄語，就連討飯的乞丐，都會用俄文乞討，這很讓我們丟面子，我懷疑是乞丐專業戶。在步行街還見到兩個俄羅斯美女，職業就是陪中國遊客照相，每次收費二十元，生意不錯。我下榻的酒店，出出進進的也大都是俄國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問過，我們的房價比他們要貴一倍，服務員說，人家是常客，自然要優惠，很多人都是常來常往，經常在這裡住店。

黎明，滿洲里天亮得早，不到四點就大亮了。我睡不着，蹓躂出了酒店，看到許多俄羅斯人正忙着裝車，把大包小包的商品往那邊運，當地人稱他們是「洋倒爺」。不過，也遇到幾個俄羅斯醉鬼，搖搖晃晃的手裡還拿着酒瓶，一個醉鬼還衝着我喊：中國姑娘哈勒紹！我狠狠瞪了他一眼。滿洲里不大，步行一個多小時就轉過來了，街道都是橫平豎直，街名也很好記，一道街、二道街。直到六道街，街上大多沒有紅綠燈，沒看到一個警察。

滿洲里樓房不高，多在十層以下，但建得很精緻，顏色鮮艷，造型奇特，俄式建築居多，街上的雕塑也大都是俄國風格的，還有一座東正教大教堂專門舉辦俄式婚禮。在商言商，這也很好理解，國內遊客也就是夏天這幾個月會來，除了住店吃飯，買點望遠鏡、套娃小商品，花不了多少錢，人家主要收入都是靠俄國人的消費來提供的，當然要想辦法取悅於這些「洋上帝」。

滿洲里，風景旖旎，天藍水綠，人文薈萃，社會和諧，一座宜居的城市。

德東書店掠影

馬海甸

燈下集

甫到柏林，才扔下飯碗，就匆匆跑到隔壁的書店。這家書店名Hugendubel，樓高四層，面積約爲深圳書城之半，書架的放置疏密有致，大廳中央是鋪着綠毯子的長桌，或豎或橫地陳列着各種新書和暢銷書，中間點綴着葉綠花紅的盆栽，空地還放上兩三張沙發，供客人走累了休憩。這家書店單一出售德文書籍，我對德文大字不識，僅能憑詞根去瞎猜，興致當然大減，但這並不妨礙我到處翻翻，尋覓德文書的熱點，把德文書的價格與我所熟悉英美和俄文書籍作一比較。

Hugendubel三樓專賣文學書和所謂romance的讀物，我一進書店，就望那兒直奔而去。後者雖然佔了一定比例，但還不曾到將文學書擠下台的程度，我們這裡常說的一句話，文學已被邊緣化，至少從柏林的書店看來，還有點危言聳聽。我最關心的新版《里爾克全集》這次未能碰上，皇皇然的十四卷《哥德文集》倒是遇上了，這套書用膠紙細心地封上，打不開，欣賞不到裡面精彩的插圖，也找不到書價。好在旁邊有六卷集的《布萊希特文集》可作一參照系，文集書價凡八十四歐元，不比英美便宜。德國二十世紀小說家托馬斯・曼仍是出書的大熱點，書架上放着好幾套他的文集；其次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他一厚冊的詩集就夾雜在數冊不識其名的小說中。格拉斯的詩名遠小於文名，原以爲這是他寫小說之餘的調劑，沒曾想收穫也頗爲豐厚。傳記也是我關心的新書門類之一，這方面沒有什麼令我驚喜的新書，數冊大厚本的希特勒傳記算是史學界在這方面的貢獻。

臨來德國之前，朋友給了我位於弗里德利希大街Dussman書店的地址，並特別推薦說，這是柏林最大的書店。來到柏林，我目不識丁，不辨東西，只好到處瞎撞。下午，在名聞遐邇的菩提樹下大街漫步，走累了，踅入一條與大街呈T字狀的馬路，原來這就是弗里德利希大街。不遠處，正是Dussman。這家書店高五層，厚木地板，一長溜深棕色的橡木書架上，一排排精裝書散發着醉人的書香。如果說它的規模還是不如內地書城的話，那麼，它的人文氣息和書卷氣可是濃多了，也就是說，商業氣息淡得多。這家書店同樣以文學書居多，角落裡有幾架所謂的Erotical，但站在架下翻書的人並不多，可見人們並不以此爲稀罕。Dussman還有一家英文分店，距德文書店不遠，頗具規模。這年頭，人們鼓吹全球一體化，連書店賣的書都差不多，很少能予人以驚喜。我們這些喜歡讀冷門書的人，往往有無處覓書之嘆。當然，熱門書也有好書，這不，桌子上就擺着一冊《馬克吐溫自傳》，遺憾的是只有精裝本，平裝本不是沒出就是賣光了，我不想當冤大頭，揹着一本精裝暢銷書周遊列國，所以把它輕輕放回桌子上。

位於菩提樹下大街東側的洪堡大學名聲很大，但校園很小。吸引我的是它門前的幾個書攤。書攤是臨時的，書用窄長的紙箱裝着，書脊朝外，任人翻閱。我一眼就看到一函三冊的《里爾克書信集》，標價才七歐元，眞是太便宜了。還有十來冊東德出版的《哥德全集》零本，道林紙精印，版畫插圖極其精美，要不是怕行李超重的話，這些書買回家當藝術品收藏也值。上世紀歐洲出書的特點是講究裝幀，講究插圖，可惜這一傳統沒能延續至今。洪堡大學校區屬昔日的東柏林，但書攤上找不到一冊俄文書，可見即使在當年的蘇聯勢力範圍內，德國人的「去俄化」也達到怎樣一種程度。據友人相告，柏林還是有兩家專賣或兼賣俄文書的店舖的，可惜人生路不熟，時間又緊，沒能找到。

德累斯頓是此次中歐行的第二站。小時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名曰《九日九夜》，講的是蘇軍搶救德累斯頓所藏珍貴藝術品的經過，先父的藏書中剛好也有五大冊俄文版德累斯頓博物館藏畫，這就是我對德市的唯一印象了。我們在德累斯頓只呆半天，這一點時間自然不能幹什麼正經事，只好到處亂逛。沒曾想，就在一條普普通通叫Wilsdruffer的大街裡，赫然就是一家Antiquariat，也就是舊書店。這家舊書店樓高三層，橡木書架，厚木地板，一樓樓層足有七、八米高，書架直抵天花板，到處是密簇簇的古舊書。也許是孤陋寡聞，這的確是我平生僅見最大的舊書店。懂德文的人到此有福了，一個只有五十萬人的中等城市，卻有這麼一家如斯規模的舊書店，令我對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底蘊讚嘆不已。我如入山陰道中，目迷五色，應接不暇，每冊書恨不得都去翻翻，特別是看到印有熟悉名字的集子，如叔本華、尼采、荷爾德林、茨威格多卷本的文集或全集，看不懂也要摩挲一回，掂量掂量價錢，妻在一旁竊笑，笑我好一副「意淫」的模樣。最後攀上三樓，終於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俄文書，就一個書架，坦率地說，令我怦然心動的好書並不多，小說家奧列沙的回憶錄《每天都寫上幾行》剛花大價錢從俄羅斯買到，不想再買，唯一的收穫就是《詩人文叢》中的《俄國諷刺短詩選》，近千頁的大書僅售五歐元。

開姆林茨（舊名卡爾・馬克思城）是我們德東之行最後一個城市，這裡也有一爿不小的書店，還兼賣英文書，但無甚特色，茲不贅。

柏林Hugendubel書店　　安　屏攝

秋菊重陽壯士心

廖楚強

文化什錦

重陽佳節，菊花盛開，人們常把重陽與秋菊聯繫在一起；所以重陽節也有被人稱之爲菊花節。唐朝的著名詩人王勃的《九日》詩：「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此之所謂「陶家」是指愛菊，賞菊的人。因爲晉代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已成爲千古名句。所以喜歡菊花的人，都稱之爲「陶家」。由王勃的詩來看，可見早在唐朝以前，在重陽佳節互相送酒送菊花已成爲民間流行的民俗風氣。

由於菊花在秋風中具有獨立的傲霜風骨，常常被人作爲一種崇高的人格形象來讚頌。特別是老年人，人老心不老，晚節清香，更爲可貴。正如宋朝詩人韓琦的菊花詩中有「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這說明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保持晚節的清香，這才是做人最崇高的品德。我們曾經看過很多人，在前半生意志堅強，轟轟烈烈，但到後半生消沉落伍，背叛了自己原有的信念，這種人可叫做晚節不保。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汪精衛，他在少年時期，眞是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句名句，曾經爲千萬青少年所傳頌。但萬想不到，他在後半生卻淪爲漢奸，民族的敗類，留下了一個千古罵名。所以說重陽節互送菊花具有重要的人生意義，勉勵人要像菊花一樣傲骨嶙峋，經得起風霜的考驗！這就是我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傳統的民族氣節的象徵。

自古以來，歌頌菊花的詩篇可謂汗牛充棟，而其中最爲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南宋福建連江人鄭所南的《寒菊》詩：「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無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這首詩妙就妙在既能生動逼眞地描寫菊花的自然生態形象，同時又將詩人自己的精神風貌傾注在字裡行間。

鄭所南是南宋的愛國遺臣。他的壯年時代正當國破家亡，殘暴統治者的鐵蹄踐踏江南大地的時候；而他那種潔身自愛的心胸，正如菊花一樣，縱然枯死了，花瓣也不會被北風吹落。

鄭所南另外還有一首《菊花歌》：「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草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這首《菊花歌》與他的《寒菊》詩，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這首詩歌裡，表敘了詩人不幸的境遇和崇高的抱負。

明朝的「閩中十才子」之一，長樂人高啓，也有一首頗爲著名的詠菊詩，題爲《晚香軒》：「不畏風霜向晚欺，獨開衆卉已凋時，地荒老圃苔三徑，節過重陽雨一籬。秋色蒼茫人醉少，寒香落寞蝶先知，山翁獨念同衰晚，坐對幽軒每賦詩。」

古代百姓，在重陽佳節，除了登高活動之外，就是賞菊花，詠菊花，飲菊花酒等雅興雅事。並且藉這個機會來回顧各自的人生經歷，互勉今後要像菊花一樣，做一個高風亮節的人。

重陽時節，正是一年當中的第三季度，彷彿是人過中年，接近老年階段。一個堅強的人，人老心不老，必須永遠煥發青春的活力。有人把重陽節當作老年人的節日，老年人在這一天除了賞菊、登高之外，都喜歡回味一下自己一生的經歷。

田野中的國慶

馮海鵬

人生在線

每年國慶節放假，正是農村老家莊稼成熟的時候。田裡黃澄澄的玉米大豆正等着去收穫，所以，農人的國慶節會忙忙碌碌地在田地裡度過，農人用勤勞汗水，用收穫的喜悅慶祝國慶。

今年國慶節也同樣如此，我的國慶節也要在田地裡度過。

可是，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認爲，城市裡的國慶和田地裡的國慶沒有什麼區別。城市裡的國慶節熱鬧，田地裡的國慶節同樣熱鬧！田野裡的蟲鳴聲，風吹莊稼聲，農民的嬉笑聲，機械的轟鳴聲，此起彼伏，別有韻味，烘托出一副喜慶祥和的圖景！農人甚至不曾說起國慶假期，只把國慶的快樂和對祖國的熱愛埋藏在心裡，而卻用對田地的熱愛表現出來。他們對莊稼滿腔的熱忱，揮舞着的勞動工具，赤裸着的身軀，恰似忘情的舞蹈，足以把心裡對祖國的熱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田地裡的國慶節一樣充滿着感恩。走在鄉間地頭，你看，哪個村子不是水泥小路？哪個村子不是磚房小樓？饑寒不在，泥濘不現，富足盡顯！經歷的血與火的老輩人最有發言權，你可以時不時地在路邊莊稼地裡聽見他們的感慨，感慨以往的艱難困苦，感慨如今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終一定會歸結到，國家好，人才好啊！這樣的感慨，只有在勞動中，在收穫中，在田地裡聽得最爲眞實深入人心。田地裡的國慶節同樣動人。勞動了一天的農民回到家，夜幕降臨，他們一邊在等下歸攏着收穫的糧食，一邊把搬到院子裡的電視聲音調到最大，看新聞聽報道，感受城市裡人的國慶節。有些愛熱鬧的鄉村藝人，也會拉響胡琴，吼兩嗓子，說說書，唱唱曲兒，還有跟着音樂到農村廣場上扭扭秧歌，跳跳舞。那股子對生活的執著熱愛和樂活令人動容。我工作在城市，國慶總在鄉村過。

我想，國慶節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形式不同，表現方法不同，但本質卻一樣，那便是對祖國的熱愛。

是啊，秋響，糧收，田慶，人慶，國亦慶。田地裡的國慶節也是一樣。

天空

流沙

東西走廊

有位在杭州求學的澳洲小伙子，騎着單車，站在西湖邊，抬頭看起了天。本來這是一件小事，但他的奇怪行爲被一位攝影記者發現了，記者問他在看什麼？老外說：「我在看天。」

「天上有什麼？」老外說：「很好的天。」

什麼是「很好的天」？老外說，在他的家鄉，澳洲，幾乎每天可以看到藍湛湛的天，非常邃遠，可在杭州，天經常是灰蒙蒙的。

杭州當然不能與地廣人稀的澳洲相比。現在，灰霾天已與城市如影相隨，若是到了北方的城市，灰霾就成了沙塵，呼吸一天，用手往鼻子裡一摳，全是細沙子。

江南山青水秀，看看各個城市出具有空氣質量報告，似乎都是優良天氣。但老外看天，卻說明了一個問題：城市的天，已不再是一個原生態的天。我們把太多關注的目光投向了路面和江河，而對於我們頭頂的天，只要沒有聞到什麼異味，顏色看上去沒什麼異常，也就罷了。

在上海的一個城市論壇，有個帖子十分熱鬧，關於網友成立看天俱樂部。「看天俱樂部」是什麼玩意？原來是一群都市白領，他們想組織起來，每逢雙休天，駕車到郊外去看一片完整的天。

這個創意眞是好極了。

上海的天，我是領教過的。在這個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中，高樓聳立，建築如雜樹叢生的森林，站在都市裡，你所看到天空被高樓分割得支離破碎，你不可能看到一片完整的天。這裡還存在着像杭州一樣的問題，因爲受到汽車尾氣和工業排放污染，天空的能見度不高，灰蒙蒙的，這是上海的天空的主基調。

一個人從天方地圓的農村來，那這樣的大城市，就會讓他覺得壓抑。

有年秋天去成都，本來應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成都應該晴空萬里，但這成都的天，像鉛一樣的蓋着厚厚的雲，那透過鉛雲的陽光，零零碎碎的，慵懶無力的。導遊說成都是「天無三日晴」，並一再強調這不是污染，是因爲成都是盆地天氣。而我所了解到的是，成都的盆地天氣導致污染物無法排散，鬱積於盆地之中，導致成都沒有一片澄明的天。這位導遊非常熱愛家鄉，我覺得成都應該頒給她一枚「熱愛家鄉」獎。

不過，成都的霧蒙蒙的天，似乎對女人的美麗工程大有好處。成都粉子（美女）都是粉嘟嘟的，因爲生活在這裡，女娃子根本不愁紫外線輻射。後來，我到了四川藏區，天那個藍啊，心都醉了，但那些藏家女人，臉上有了高原紅，非常健康，那是太陽的傑作。站在這樣的天空下，「極目蜀天舒」，似乎覺得自己整個身體已經融化進了這樣的天空中，這是我幾十年來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天空，那裡有風輕雲淡，那裡有雲捲雲舒，它美得讓人震撼，純淨得讓人啞口無言。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麼才是「原生態的天空」，也第一次感覺到生活在工業化城市裡的悲哀。

當我們揹起行囊，遠足尋覓風景時，最美最好的風景，不是那些人造景觀，更不是人聲鼎沸，而在那些遠離人煙的地方，那裡有美得讓人窒息的天空、像水晶一樣透明的水，還有自生自滅的野草和雜樹，那才是眞正可以與你的心靈進行交流的風景，看一次，會想念一輩子。